

Yuan Juzuo xuan



盧韓創作選



内 容 提 要

虞海同志系山东掖县人。一九三八年入伍以来,长期做部队文艺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胶东军区国防剧团工作时,配合政治宣传任务,写了不少话剧、歌剧、京剧现代剧和历史剧等。本选集中共收这一时期有一定影响的大型戏剧七个。这些剧目歌颂和反映了当时胶东解放区军民的战斗生活,有歌颂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英雄战士的话剧《壮士山河》;有反映贫下中农减租减息斗争的话剧《群策群力》;有改造懒汉、二流子使之积极参加生产的歌剧《改邪归正》;有动员解放军战士上前方英勇杀敌的歌剧《张德宝归队》;有激发军民阶级觉悟的歌剧《三报仇》;有反映正义、反动两种不同性质的部队的歌剧《解放》;还有批判和平麻痹思想的改编历史京剧《虎头寨》。《群策群力》于一九四四年荣获山东领导机关的奖励;《三报仇》不仅在老解放区发挥了它鼓舞斗志的作用,而且在建国后被移植为京剧、越剧、秦腔、豫剧、河北梆子等戏曲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这些剧目最大的特点是战斗性强,刻画人物比较细腻,有一定的艺术性。在今天,将这些剧目汇编成集,对于研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军民的生活是很有意义的。

封面设计:蒋则涌

插图:蒲惠华

虞 海 剧 作 选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00毫米32开本 16.375印张 2插页 350千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书号 10099·1456 定价 1.45元

目 次

群策群力(三幕五场话剧).....	(1)
气壮山河(四幕话剧).....	(99)
改邪归正(五场秧歌剧).....	(165)
张德宝归队(八场广场歌舞剧)	(229)
三世仇(十一场歌剧).....	(297)
虎头牌(十八场京剧).....	(375)
解 放(十二场歌剧)	栾少山 耿石针 虞棘 编剧 虞 棘 编曲 (441)

群策群力

（三幕五场话剧）

人 物

独眼龙 五十多岁，阴险毒辣的地主。本名雷延隆；因为瞎了一只眼，人们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独眼龙”。

母老虎 四十多岁。独眼龙的老婆。

四眼狗 三十多岁。狗腿子。

春 鹃 十八九岁。独眼龙家的丫环。

三 羊 五十多岁。独眼龙的老佃户，胆小怕事的老实人。

大 牛 十八九岁。三羊的儿子。

大牛妈 四十八九岁。

雷春霆 村干部。

雷春霖 三十多岁。农救会长兼村长。

陈大胡子 五十多岁的鳏夫、二十多年的佃农。

老 马 三十多岁。独眼龙家的雇工。

陈香山 六十多岁的地主。

二楞子 二十多岁。

三 海 三十多岁。

小三毛 十五六岁。

妇救会长 三十多岁。

群众甲、乙、丙。

男女老少若干人。

第 一 幕

〔一九四四年，初春，一天傍晚。〕

〔独眼龙家前厅。〕

〔舞台中央矗立着两根明柱，中间夹着四扇屏风。屏风上面悬着“积善堂”的大匾。屏风两侧都可通入后院。后墙上对称的安着高大的花窗。左边窗下有几盆鲜花，窗边有楼梯直通楼上。屏风前面放着条几、方桌和太师椅子。条几上摆着几件古老的“摆什儿”，花瓶内斜插着一支鸡毛帚。屏风左侧靠墙有一张茶几和几个圆凳。两边墙上挂着几幅字画。右门可通外院，左门可通西院。〕

〔幕启。老马从西院端着饭盘吵着走进来。三羊在后面劝说他——〕

老 马 (把饭盘狠狠地放在茶几上)不成，不成！这会管谁说也不成！

三 羊 凑付着吃了吧，老马。快别跟掌柜的去磨嘴了。(端起饭盘)

老 马 (夺过来)别动！你能凑付，我可不能凑付。掌柜的老是拿着当伙计的不当人待能行吗！(向后院喊)鸽子！鸽子！

三 羊 快拉倒吧！怎么还不能凑付个一顿两顿的！

老 马 哼！要是一顿两顿饭做生了，我不会这样。三羊，你是不知道……

三 羊 （打断他的话）唉！我怎么不知道！我一年来给掌柜的干半年活，他家什么事我不知道！你才上任两三个月，还摸不清掌柜的脾气。往后，你也就……

老 马 （忙接）别往后了！他这会要是不说理，王八蛋才在这里干呢！

三 羊 唉！这说到哪去啦！

老 马 顿顿饭不是少，就是生，问问他还不说理。这份气谁受得了！

三 羊 唉！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大的火性啊！就说做的饭生吧，少吧，总比饿着肚子没饭吃强得多啊！

老 马 你这是怎么说的！咱是凭着力气挣他的饭吃，掌柜的米呀面呀挑着吃，凭什么连地瓜饼子都不给咱吃饱！

三 羊 你硬问凭什么，就没法说了！老马，就拿我来打个比方吧，去年年成收得那么好，今年春天，我家里该怎么挨饿还得怎么挨饿。你说，这是凭什么？还不是怨咱的命不好！

老 马 命！

三 羊 是啊！

老 马 谁的命好？谁的命坏？

三 羊 唉！我知道你们这些在了什么会的，都不信命。不信就拉倒！反正人家可是享福，咱们就得受穷。

春 鹃 （从后院走进来）老马，什么事？

三 羊 饭又没做熟啊！

春 鹃 我知道！

老 马 连八成熟都没有，叫人怎么吃！鸽子，快拿回去炖炖吧！

春 鹃 老马，你好不好再将就这一回，刚才我挨了一回打了，拿回去当不了又得……（擦泪）

三 羊 是啊！老马，你就当可怜可怜鸽子吧！

春 鹃 依着奶奶的意思，早就叫我把饭给你们送来啦。我知道还不熟，又添了几把火，叫她看见了，拿着烧火棍把我好一顿打，骂我不会过日子，……

老 马 她会过！会过也不能给当伙计的生饭吃呀！鸽子，你不用害怕！这会我自己当面和她说理去。（端起饭盘要往后院走）

春 鹃 （挡住）不，那我更得挨打了。

老 马 什么？

春 鹃 没有要紧事，你哪能进后院呐！

老 马 这就是要紧事。（往后院走）

三 羊 （拉住）快拉倒吧，别说是你，管谁也不让进后院呀！

母老虎 （在后院喊）鸽子！

春 鹃 （忙应）喂！（着急地）老马，你快端着饭吃去吧！

三 羊 对了！

老 马 哼！吃……（放下饭盘）

母老虎 （上）鸽子！不到楼上请爷爷家去吃饭，又在这里嚼什么舌！

春 鹃 没有！（往后院走）

母老虎 回来！

〔春鹃停住。〕

母老虎 （向老马）老马！鸽子说什么来？

三 羊 五婶，她没说什么。

母老虎 没说什么？天阴得这么厉害，家里家外的东西，都没拾掇起来。吃饱饭不赶快去干活，你们在这里吵吵什么？

老 马 吃饱了？掌柜的，饭做成这个样能吃吗？

母老虎 哦！你们这是还没吃啊！饭又怎么了？

三 羊 五婶，没有什么，就是多少欠点火，凑付着还能吃！

母老虎 欠点火呀！（指春鹃）呸！都说我爱跟你生气，我那么嘱咐你，细点火烧，细点火烧。啊？你自己看看，只要听我一句话，也不能把饭做成这个样！这样皮焦骨头生的叫人怎么吃呀！（向三羊）三羊，外人一名二声的都说我厉害，你看，她这么大的人啦，抽的连火都不会烧，怎么能不叫人生气！（向老马）老马！晚上又没有重活干，这一顿你先将就着吃吧，等明天再好好煊煊。

三 羊 好啊！

老 马 不！掌柜的！还是拿回去煊熟了再吃吧！

母老虎 不能凑付这一顿？

老 马 一顿两顿的我不是没凑付过。上一回……

母老虎 上一回，哪一回呀？

老 马 哪一回吃了也得遭罪啊！我硬是吃生饭吃的，天天晚上肚子痛的大半夜睡不着觉，你们当掌柜的可知道！

母老虎 叫你这么说，我这不是处心折腾你吗！

老 马 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

春 鹃 奶奶，别生气了！我拿回去煊煊吧？

母老虎 （厉声）有你说的话！这不都是你干的好活，成天价，和你两个嘴唇都好磨破啦，你还老是当耳旁风。早晚我

就叫你气死啦！（打呃）呃……呃……（向春鹃）快！

春 鹃 唔！（忙去捶背）

老 马 掌柜的！快别耍这些小心眼啦！每逢问起你来，你总是往鸽子身上推。谁都长着两只眼，谁也瞒不过去。

三 羊 （制止）老马！

母老虎 你说什么？

三 羊 五婶！老马没说什么！老马，快走吧！（端起饭盘）

〔独眼龙在楼上咳嗽。〕

三 羊 五婶！五叔下来了，你可别对他老人家说呀！

母老虎 他雇的伙计。我不管！

独眼龙 （从楼上下来）怎么啦？

三 羊 没什么，五叔。

母老虎 当伙计的都好闹翻天了，你在楼上也坐得住，告诉你，伙计成天价挑鼻子、挑眼的，我伺候不了！你爱惯伙计你去惯吧！我可不那么好说话！老马，能吃也得吃，不能吃也得吃，你看着办吧！鸽子，给我家去！（走进后院）

〔春鹃答应着要走。〕

独眼龙 鸽子，别走，到底是怎么回事？

春 鹃 爷爷，饭又生了，老马叫我……

独眼龙 什么！你怎么把饭做生了，我家里管怎么艰难吧，柴火总还够烧的！你怎么能做不熟饭？故意给我挂幌子，是不是？职工会上不知道底细，又好说我虐待伙计了。快拿进去给我另做！（自语）真是……岂有此理！（向春鹃）你怎么不走啊？

春 鹃 爷爷！奶奶不让另做。

独眼龙 什么爷爷奶奶的，还不给我快去！

春 鹏 唔！（端起饭盘，走进后院）

独眼龙 （坐下）老马！粪抬完了吗？

老 马 还有点粪底子，明天一早就抬完了。

独眼龙 哎呀！大长的天怎么就干这么点活！回屋等着吃饭去吧！看样子天要下雨，吃完饭，和三羊两个扫扫院子，多挑儿担水，铡铡草，再背点草来家，喂上牲口，早些睡觉……（拿起水烟袋来）

老 马 唔！（走到门口）

独眼龙 别走，还没说完哪！（吸烟）今天晚上不下雨，明天把粪抬完了，接着就送。下雨的话，就在家里收拾收拾犁具，过了雨也好耕地了。走吧！

老 马 唔！（走进西院）

〔三羊也往西院走。〕

独眼龙 三羊！

三 羊 （回来）五叔。

独眼龙 就说做的饭生一点吧，你也不该和老马一样拣好拣歹的挑饭呀！

三 羊 哪能！五叔，依着我，就是再生点，也能凑付着吃。可是，老马硬说不行。他要端着饭往后院送，我那么拉，都没拉住。

独眼龙 我说么！要是你再挑饭，那可真没良心了。唔！三羊，我老了，从小又没出过大力，地里的活，要是没有你常来忙活，我还不知道得吃当伙计的多少亏呢！

三 羊 不，五叔。别看老马脾气不好，干活可挺出力呀！

独眼龙 唉！管怎么说吧，伙计总是花钱雇的，和咱们不能一

个心眼儿。三羊，你可得好好地领头干嘛！五叔不会亏待你。

三 羊 五叔这是说到哪去了，只要我能干的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可惜，我这几年，一年不如一年，光咳嗽还不算，毛病越添越多。自从前年挨了五叔那回打……

独眼龙 什么？

三 羊 （急忙解释）不，五叔，不干你事，都怨我这份穷命啊！唉！这二年每逢下雨阴天，腰杆痛得就象断了一样，一点儿也直不起来呀！

独眼龙 唔！怨命一点也不错。你想，象你这么个老实人，一辈子省吃俭用，一个大钱也不舍得花，按理说，应该过好日子才对呀。可是你该怎么穷还是怎么穷，要不是我租给你几亩地种，你一家大小，早就难看了。

三 羊 谁说不是呐，五叔。

独眼龙 （站起来）你走吧！我也得家去吃饭了！

三 羊 （吞吞吐吐地）五叔……

独眼龙 还有什么事？

三 羊 五叔！今天晚上要是没有雨，明天我就不来吧？

独眼龙 什么？

三 羊 我打算明天和大牛两个把俺的粪也抬出去。

独眼龙 你那一星半点的粪慌什么，还是先给我干活要紧呀！（稍停）明天看看吧，下了雨你就在家里，不下雨你就来！

三 羊 （犹豫地）可是……

独眼龙 可是什么？

三 羊 五叔！我家的粪有限，等拾完了再来，好不好？
独眼龙 哼！三羊，好话给你说着，你怎么不知趣呀！哪一个租地户不得给掌柜的白干活！这是老辈留下来的规矩，你还能不照着做！告诉你，只要租我的地，叫你来，你就得来！走吧！

三 羊 唔！（垂头丧气地走进西院）
独眼龙 （望着三羊的背影）他妈的！这几年，是人不是人的都会犟嘴啦！（正要往后院走）

四眼狗 （跑进来）五叔！我急着来告诉你一个事……

独眼龙 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的？

四眼狗 我今儿赶集回来，路过张家庄，正碰上他们疃里开大会……

独眼龙 我当是什么事！如今开个大会，还算什么稀奇。

四眼狗 你是不知道，是开“活阎王”张玉春的斗争会呀！

独眼龙 为什么事？

四眼狗 听说他直到现在没减租，叫他疃上农教会查出来了，就领着大伙儿斗争他。

独眼龙 张玉春答应了这回真减吗？

四眼狗 不知道，没等着开完会，我就撒腿跑回来了。我想快来家告诉你个信儿。恰巧我一进疃，就碰上咱疃里那帮干部，在家门口嘀嘀咕咕地说话呢！

独眼龙 没听见他们说了些什么？

四眼狗 我走到跟前，他们就不说了。

独眼龙 唔。都是谁？

四眼狗 雷春霖、雷春霆、二楞子，还有三羊家的大牛。

独眼龙 大牛？

四眼狗 唔！

独眼龙 这个兔羔子，也想着往坏道上走啊！

四眼狗 五叔，你今年打算怎么办？

独眼龙 你坐下，咱们慢慢的说。

四眼狗 好！（坐下）五叔，从前没减的，今年你还打算重新另减吗？

独眼龙 哪能另减！

四眼狗 要想不另减，除非得想法叫农救会上查不出来。

独眼龙 唔。

四眼狗 要想叫农救会上查不出来，除非种地户不对农救会上说实话。

独眼龙 对。

四眼狗 可是谁敢保险租地户不说实话呢！特别是自从雷春霖当了农救会长以后，咱瞧农教会的工作，和去年可大不相同啊！五叔，减租的事，你要不早些下手，一旦叫雷春霖宣传的种地户对他说了实话，那可就晚了。

独眼龙 叫你这么说，雷春霖还有不少的本事啦！哼，我问你，他比我当年怎么样？

四眼狗 噫！五叔，他管怎么能干吧，比起五叔来，那可真是天上差到地下去了。头十年五叔当乡长的时候，那个威风，嘿！那可真是……你在西北岭上咳嗽一声，周围四十里就象打了一个沉雷；你坐在家里打一个呵嚏，全屯里就象下了一阵小雨；你在屯东头跺跺脚，屯西头的地皮都得晃动三下子。那时提起五叔来，谁不信服，谁不害怕，谁不伸大姆指头呵！

独眼龙 （得意地边说边笑）哈……他妈的，你这孩子，真会说

话，还下小雨……哈哈……我哪有那么大的架子呀！唉！你总算不错，还能认出好赖人来。不错，你既然知道五叔的威风，你就该知道，农救会有嘴，我也有；他会宣传，我就不会宣传吗？他能说减租有好处，我就不能说减租没有好处！不过这个事，自己出头露面的去说，恐怕租地户不能信，要是……（看了看四眼狗）

四眼狗 唔！五叔，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不是想叫我去干这个活呢？

独眼龙 唉？我还没想到你身上呐！行！四狗子，说句实在的，这二年咱屯里也出了不少办事人，我还就是看着前年你当的那任村长，还象那么回事。唉！可惜他们又把你嘀咕掉了，以后换的那帮子二虎，张张狂狂的，都不如你。

四眼狗 哎呀！五叔这可太夸奖我了。那几年要不是五叔把我拉拔起来，我哪会办事。

独眼龙 谈不上拉拔，是我份内的事，你爹和我是多年的酒友。老头子临咽气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再三嘱咐我说：他潦倒了一辈子，没给你挣下家业，叫我照看你成人。你想，就是你爹不嘱咐，我也不能眼看着叫你在家挨饿呀！

四眼狗 是啊！这几年要不叫五叔照看我，白给我地种，我早就得难看！可惜我游手好闲，有地也打不出粮来。

独眼龙 （心怀别意）不要紧，没粮吃就到我家挖。放心吧，四狗子，要是今年我还能照旧收租粮的话，光零头也够你吃的。

四眼狗 (也是心怀别意)五叔。我他妈的就是有了粮食也得挨饿。

独眼龙 咦！为什么？

四眼狗 您想，五叔。从您侄媳妇死了以后，我打了三年光棍了。做了外边的，就顾不了家里的。想着家里的就得撇了家外的。一年到头，又得当男，又得当女。你说，我这份脾气，哪来得及！

独眼龙 唔！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要说个家口！

四眼狗 (微笑)老早我就想着托五叔给办弄个家口，可是……老没好意思张口。

独眼龙 哈哈，这么大的人啦，还腼腆什么？行！西疰里张老四家姑娘，二十六七了，还没有婆家，我去给你一说就成。

四眼狗 不，不合适。

独眼龙 不合适！……那就把南街二寡妇说给你吧。

四眼狗 我……我也不要。

独眼龙 也不要！你想要个什么样的？

四眼狗 这两个……年纪都太大了。

独眼龙 他妈的。还想要个年轻的。(稍停)好！那么把三母猪家小鼻涕鬼说给你吧！哈哈……！

四眼狗 五叔……

独眼龙 没合适的不用急。我往后多留点心，给你打听打听，有合适的我就给你说。这个媒人我是一定给你作的。

四眼狗 五叔，(吞吞吐吐地)我想着……

独眼龙 唉……和我说话还用着这么丝丝拉拉的干什么！有什么话，痛痛快快地说嘛！